

觚

鈕琇編

賸

中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李氏小兒驚風

新
學
年
開
學
禮
拜
十
五
日
開
學
禮
拜
十
五
日
開
學
禮
拜
十
五
日

蘇轍卷五

吳江鉏 琇玉樵輯

豫蘇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惡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疴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兄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鉦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聞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腆。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

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褚學使蒞黃已久試
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鉦結
束為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闢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燃燭見
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
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並仕萊陽
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爐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
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
淒涼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甑無烟火寒門蛛
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董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遷其家於
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為其屬觀光執弟
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稱首

呼名批頰

終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慄。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窺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纚纚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軼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響感曰。君無顯秩。即一片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懣。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窺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答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譙。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二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殺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躍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否。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

知出世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年之間。水月菴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局鍵。遇誠者始啟觀焉。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奔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綈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綈。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曰。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鍔鋸搖動星辰氣。鞞鞍沈涵虎豹

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稟繻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枕。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縣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狃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掘發。水釜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鈿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迫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濫。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為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邕為留守。歲

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翫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爲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道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鄢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爲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家。比屋而居。高舸大艚。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嘖茗一椀之飲。一著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浹旬喧譁。歲以爲常。土人以是殫其菽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榦。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蔣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衆。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毫接壤。余日躋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游覽之懷。竟未獲遂。余

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閨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燕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爐金

金玉交輝

紫羅襴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猊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足馬

十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烏

肩綺

蜀錦

臘脂樓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縞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微甫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蜷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足馬色紅有以足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宇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醺金娟娟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歟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檀塲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

以售之花賞。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況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時。代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雉。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孑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憊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臍。悉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眾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姑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鷙。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

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風入。天矯倏忽。破屋而逝。榱桷薨棟。挾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為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警驢

閩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為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入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為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刺其上下衣。綑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前。醢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剗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即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

梧愛不與。一日跨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剗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歛帽掩項。木至斷喉。得不死。適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滴然瀰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爲雲蟲。

尸行

潁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然。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尸已局。尸尾其後。繞堦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愈堅。百計棘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爲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